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八

閩縣胡　慥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安吳瑞焉
福清翁葉峻　仝校
閩清鄭　鄉

陳北溪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工節目四曰讀書

次序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奥而實行乎日用之閒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

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强爲者
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
無閒也上帝所降之衷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
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
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
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
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
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
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
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

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加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學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

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

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

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

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恥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必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者猶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

程子以爲其味無窮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旣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

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與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栞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候官葉翰軒竹卿分校
候官林昌頡子宏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八終

學規類編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古田施松齡

南平余祖訓　仝校

福安吳瑞焉

漳浦蔡世遠

諸儒總論為學之方一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

之學也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顚

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

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

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立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

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

矣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

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卓矣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

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

人之道矣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

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

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

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礙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

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蓋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樂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

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徹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龜山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鬭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

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不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

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說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illegible]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

天理還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害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

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
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
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
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
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
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
足云夫耽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弈戲豫者矣特
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乎如
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

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見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有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傍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

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

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

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人氣須是剛方做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

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日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

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

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

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嘗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 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

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求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

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皆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

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

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凡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

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柹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而已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要緊

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讀書固不

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卽便提撕卽常在此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依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然將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問工夫有閒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

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

人亦汲汲去問鄰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
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
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
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
不管　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
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
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
能悅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
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

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敎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須省不得吾只是那箇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

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學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汙壞了　問學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

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澂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

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件工夫只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亦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

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擸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

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語

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

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發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棨林酈臣覆校

閩縣翁頤昌亦

閩縣林齊璇瀅

學規類編卷之九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林中桂　福清柴其默　侯官方　范　鄞縣洪世翰　仝校

總論爲學之方二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

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只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曾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擁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

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上

一工夫欠闕　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若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

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心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

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

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
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
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
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
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
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
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

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一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綫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沉而觀萬事固是不

得而今已有箇本領都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

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做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

志於聚斂無足怪　附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

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
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
待人接物洒埽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
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日講論時是如
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
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
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
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
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

日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晓了　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盖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

何曰不加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

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一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

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麤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麤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儘有

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

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
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
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
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
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
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　近日學者論仁字
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
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
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

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

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灑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謂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　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

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莠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御之患矣更須

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

同處貫耳賤目焉　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
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
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
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私
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往而發恐
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
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
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
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

己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獧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

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合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竊意講習若

是箇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至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箇無歉

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地白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

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縣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審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

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益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寘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寘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寘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寘非是見於施設謂止心此理未到純熟而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廹施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理便是心心與理忘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寘也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其爲敬也必疏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

誠無物也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　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為哉　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麤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魯齋許氏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　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　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

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薛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也

論語首篇首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

者亦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出四者之外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桂林粥臣覆校

閩縣曹鏸禧穎夫分校

閩縣張樴鈞梅臣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侯官張　瑋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仝校
　　　莆田卓如松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惕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

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以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閒空隙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卻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卻閑有所主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

地裏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爲主則
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
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
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
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
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
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
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
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今之人知求雞
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

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　學者日用之閒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閒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孔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眾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

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止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

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埽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

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講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許文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

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澂然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過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人之氣貴乎剛御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

惰慢便昏瞶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
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
靜也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
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
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
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遠不滯
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
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不遁
於狂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玻秋帆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清范福年級之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永福林起渭
侯官張文炅
閩縣林　縉　仝校
古田楊振綱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或問燕處倨肆必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必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管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

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

程課數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會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

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

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
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埽應對進退之
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
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
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
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
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
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
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敬如治田而
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

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杲兀不得須臾以寧

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
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
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
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
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
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自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
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
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
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
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
那燭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
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
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
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
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
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
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
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

意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薛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

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右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

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只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容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

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僕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喩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

則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

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

此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澂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澂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殺要澂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澂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

純一亦敬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固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堅

羅整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明旦出王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庶盡事天之道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與天一矣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

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
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
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
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
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
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
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
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
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

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

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

了靜如潮頭高船也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
高潮頭下船也下
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
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
者須自裁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
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
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
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合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横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

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閙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感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陳鏵幼吉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終